

177312

B72+267
3066
3

美的哲学

ANSO/2



美院图书馆 B0017800

美的哲学

李翔德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45 千字

1982年8月第1版 198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7,200册

*

书号: K2083·73 定价: 0.97 元

序

人们常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又常说：每件事都包含一定的哲理。这些话就是表示，哲学是与人人有关的，又是与事事有关的。

然而，要用活泼流畅的语言，深入浅出，从各种具体事情中，发现出湛深的哲理，令人在轻松愉快的阅读中得到一些哲学上的悟解，这是要经过努力才能做到的。

李翔德同志长于写杂文，他的许多杂文写得活泼有趣，而其中又涵蕴着哲学的意义。这种文章，古人称之为“隽永”之文，在文章中是别具一格的。我看了李翔德同志的一些文章，觉得够得上“隽永”之文。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伦理美学》一篇。多年来，学术界对于自然美、艺术美研究较多，而对于人格之美、品德之美则研究较少。孟子说：“充实之谓美”，是就人格而言的；荀子说：“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也是讲品德之美。古往今来，志士仁人，高风亮节，胸怀莹彻。他们的志行之美，确实应该高度

评价。伦理美学问题确实值得研究。李翔德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来，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有重要的意义。

现在李翔德同志将所写的杂文编为一个集子，我就把自己的读后感写出来，供读者同志们的参考。

一九八〇年十月于北京大学蔚秀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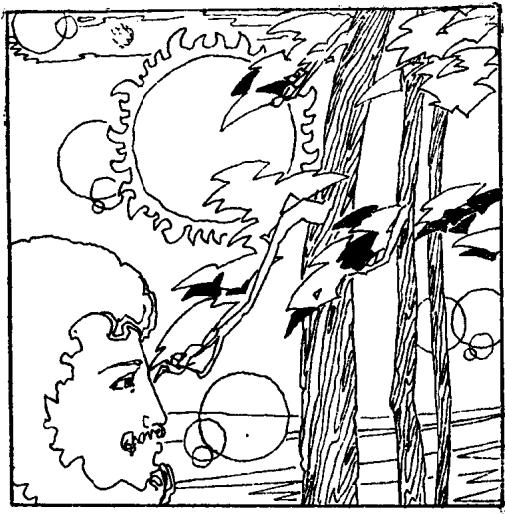
目 录

序	张岱年 (I)
杂文的生命	(3)
含笑的哲学	(7)
美的哲学	(13)
哲学与爱情	(20)
美学与爱情	(25)
音乐之风	(32)
莲颂	(37)
伦理美学 (一)	(41)
伦理美学 (二)	(47)
伦理美学 (三)	(53)
动机与伦理 (一)	(59)
动机与伦理 (二)	(65)
动机与伦理 (三)	(69)
动机与伦理 (四)	(73)
“志”论	(76)
远大理想与精神文明	(83)
真理的位置	(91)
直奔真理	(96)

服从组织与坚持真理	(100)
“自投罗网式”	(104)
如何对待外来文化	(107)
做生活的主人	(112)
象真理一样朴素	(119)
一枝一叶总关情	(124)
引而不发	(129)
心灵的“乐师”	(132)
领导威信与群众路线	(135)
不断提高自觉性	(139)
总结经验的经验	(143)
利害篇	(147)
流水的风格	(151)
不能都是“高个子”	(154)
从布鞋质量谈起	(156)
“不怕”是对必然的认识	(160)
名字·阶级及其它	(163)
党内有无阶级路线	(167)
“猫大人的辩证法”	(171)
一文钱的官司	
——断案中的哲理之一	(175)
玛丝洛娃的命运	
——断案中的哲理之二	(177)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人才论琐言之一	(185)
知人为聪	
——人才论琐言之二	(190)
任人自贤	
——人才论琐言之三	(194)
任人自全	
——人才论琐言之四	(198)
伯乐常有	
——人才论琐言之五	(203)
用人与用药	
——人才论琐言之六	(207)
“用人不疑”	
——人才论琐言之七	(212)
“好为人师” 赞	
——人才论琐言之八	(216)
包公论用人(一)	(220)
包公论用人(二)	(227)
包公论用人(三)	(235)
包公论用人(四)	(239)
包公论用人(五)	(244)
包公论用人(六)	(247)
“最有力量的人”	(257)
从虚心开始	(262)
“知幸” 篇	(265)

天才的地盘	(267)
“非正规动作”赞	(272)
“话说三遍淡如水”吗?	(275)
“重复是学习的母亲”	(279)
“怀疑是科学之母”	(283)
“智慧的加法”	(287)
科学发现的诗意	(290)
向里寻到精英处	(297)
“在地狱的入口处”	(301)
谈天说地	(306)
农业·科学与哲学(一)	(310)
农业·科学与哲学(二)	(313)
农业·科学与哲学(三)	(317)
指南车的发明与桌子的哲学	(323)
独具慧眼	(331)
文简而理周 旨深而不晦	
——从一篇社论谈社论的写作	(335)
散论“悲愤出诗人”	(341)
后记	(346)



杂文的生命

杂文集《燕山夜话》重版了。人们争相购买，很快销售一空。一些读者拿到散发香味的新书，爱不释手……。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杂文的生命。

忆杂文往昔，可真是“峥嵘岁月稠”哩！远的不说，单说十年动乱伊始，杂文也随之遭殃。各式各样的杂文，被打成了“反党黑文”；杂文的作者，被打成大大小小的“三家村”。有的杂文，并非因为它的内容，仅仅因为它的形式是杂文，因而大难临头。

但是，正如白居易的一首诗所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春风”的吹拂下，它又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了。许多杂文集，相继出版或重版；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杂文也举目可见。啊，简直是杂文的春天啊！它将更加挺拔地活跃在文坛之上。它的生命多么顽强啊！

当然，并不是所有杂文都有顽强的生命力。上述杂文之所以富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在进步的、革命的作家手里，旗帜鲜明，爱憎分明，替人民说话，言人民之所欲言而又不能言。

因为它短小精炼，言简意赅，寓意深刻，隽永含蓄，发人深省。常常使人读完全文，仍回味无穷，如余音绕梁，三日不绝。

因为它绚丽多采，语言清新，富有诗意，使人读之，飘然

意远。

因为它既有文采，又有“理采”，字里行间，哲理闪光，可以使人打开“智慧之窗”，茅塞顿开，触类旁通。

因为它虚实结合，议论风生，善“以其虚而虚天下之实”，“以其实而实天下之虚”，如天衣无缝，浑然一体。

因为它知识性强，趣味性浓，中外古今，“推陈出新”。或如道家常，娓娓动听，或海阔天空，妙趣横生，既是“知识的宝库，学习的园地”，又是“娱乐的天地”。不仅可使人长精神，长知识，还是茶余饭后的一种艺术享受，不愧为读者的良师益友。

因为他的作者“笔尖常常感情”，自己有感，以感感人，因而最能唤起读者的共鸣。

当然，各种杂文，是有各自不同的风格的。有的偏重知识，有的偏重理论；有的质丽多彩，有的朴实无华。邓拓的《燕山夜话》是以它的丰富的历史知识，朴素无华的文笔，以及思想的锐利而取胜的。陶铸的《太阳的光辉》，既有散文的诗意，又很富有哲理。他敢于指出太阳也有黑点，这在认识论上已经很有意义了。在《松树的风格》中，他说明“杨柳婀娜多姿”，“桃李绚烂多彩”，前者“妩媚”，后者“鲜艳”，但却不能给人以力量，而松树“郁郁苍苍，生气勃勃，傲然屹立”，多会也是那么“精神奕奕”，“狂风吹不倒它，洪水淹不没它，严寒冻不死它，干旱旱不坏它”。这就更使人感到有一种雄伟崇高而又富有诗意的美了。他把松树拟人化，从而又赋予它强烈的思想性。既有它的美学价值，又有它的现实意义。

再如任海的《“废名论”存疑》，它是讽刺在商店、学校

以至报刊等名称上搞极“左”，“废名排号”的。作者在一九五六年八月即对这种“废名论”提出质疑，并讽刺说：“我设想在若干年后，人们的履历表将如下式：

姓名：王十七。

籍贯：第五省，第三十八县，第二二六乡。

学历：第十一省第九十八中学毕业。

职业：第十五省第九市第三……。”

在十年动乱期间，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竟然远远超过了作者原来的设想。使人读之，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远见。这样的杂文，怎么能没有生命力呢！

使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巴人的杂文《况钟的笔》。它的头一句（或叫段）即：“看了昆剧《十五贯》，叫我念念不忘的是况钟那支三落三起的笔。”作者笔尖下浓厚的感情，一下子就把读者给紧紧吸引住了。然后作者却搁下况钟，从仓颉造字，蒙恬造笔，卖豆腐记账，阿Q临死前在判决书上画圈圈……，泛泛议论用笔。这就象戏台上的主角还没有出场，就已使你感到气氛不凡了。这段文字不仅富有知识性，而且很有点文采，这文采不仅有一眼可以看出的“明采”，又有眼看不见但感觉可以感到的一种“伏采”。正如《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秘响旁通，伏采潜发”。作者这样“虚敲旁击，反逆隐曲”，造成“弯弓盘马，一触即发”之势，才点出况钟之用笔，笔下有人，三落三起，最后，终于点中要害，……用自己的笔杀出一条真理的路来，……。这就更似放闸之水，“使其精华一泄而无余也”。在这里，就已经不只是文采，而且有闪光的“理采”了。而末了，又是一句：“经常用笔而又经常信笔一挥的人，是不能不想想况钟的用笔之法的。”文章到此结束

了，但读者呢？未尝就此罢休也。他是一定要闭卷或闭目深思之的。因为文章“余音绕梁”，何止“三日不绝”呢！它又怎能不唤起读者的共鸣呢？这或许也就是许多好的杂文之所以被读者当作“良师益友”，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有顽强的生命力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对杂文的要求也就很高很严了。最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科学的观点。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要紧密联系实际，言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之所欲言，有高度的思想性。还要有知识性，趣味性，及情及事，文笔优美，既有文采又有“理采”，富有诗情哲意。严防主观主义、形而上学及无病呻吟，言不及义，言而无文，枯燥无味，或空骋其华，文浮于理。这样才能保证杂文的生命力。而要达到这个要求，杂文作者就不仅要有唯物论的观点，辩证法的修养，还要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和创作的热情，真正善用其笔。特别是要有坚持真理的大智慧，大勇气！如果没有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仗义执言，坚持真理的大智慧、大勇气，怎么能写出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好杂文呢！

(1979年)

含笑的哲学

古希腊有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对哲学、数学、天文、地理、物理、生物、文学、音乐以及心理学、伦理学等，都有所研究，把各种知识熔为一炉，自成体系，颇有成就。在政治上，他拥护民主政治，反对君主专制。在自然科学上，他是原子论的创始者之一。他的学识和声望，超过了同时代的哲学家柏拉图，盛名一世。而他却不因此骄横傲慢，道貌岸然，摆出一副大师的架式。他高洁、宽厚、谦和，平等待人，常以微笑迎人，很受人民的喜爱和弟子的景仰，所以人们称他是“含笑的哲学家”。

“含笑的哲学家”——这是多么亲切而又确切的称赞呵！它不但确切地评价了德谟克利特的作风，而且确切地评价了他的文风；不仅确切地评价了德谟克利特本人，而且确切地评价了他的哲学。从文风上来说，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也称得上“含笑的哲学”。如德谟克利特在阐述认识论时，把“理性”和“感性”拟人化，让它们互相进行争论。在争论中，“理性”发表自己的意见，说明因为自己能认识原子，所以它比不能认识原子的“感觉”更为优越。但是“感觉”反驳它说：“可怜的理性，你从我们这里得到了证明以后，又想用这些证明来打击我们！你的胜利就是你的失败！”（参见《古希腊罗

马哲学》第106页)内容多么深刻而又诙谐，形式多么活泼而又有趣，笔调又多么优美动人啊！

记得有一位古人说：含笑谈真理又有何妨。我们更认为含笑谈真理才更便于传播真理，因此才更好一些。为什么一定要板着面孔讲哲理呢？平易近人，谈笑风生，“寓教于乐”，不更便于人们接受吗？同时，在形式上，为什么不可以活泼多样一些，使人喜闻乐见呢？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哲学著作，就有这种优良传统。如《老子》这部著作，就是用诗写成的。《庄子》一书中的许多哲理，就是用优美动人的寓言表达的。孟子在文笔优美的散文中，用简洁的语言、生动的对比，阐发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屈原的《天问》，文采横溢，哲理丛生，发人深省。柳宗元则很善于借寓言表达哲理。

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映内容。哲学的“含笑”的文风，同哲学的科学的内容是有密切关系的。科学的哲学，是对自然、社会和思维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如实反映。这些科学的规律，不过是从阳光、雨露、花开、叶落、水沸、火燃、鱼翔、鸟飞……等等平平常常的客观事物及其演变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它是认识上的飞跃，但它毕竟来自平凡，自身也是平凡的。如同冯定同志所说，它只不过是来自平凡事物和平凡群众的平凡哲学。它本来就是或应该是朴素的、亲切的、容易接近，也容易接受的。而不是或不应是虚无缥渺，玄之又玄、奥之又奥、以奥而傲、板着面孔，使人望而生畏，敬而远之的。“含笑的哲学”这个表述，是对那种“吓人哲学”的很好的讽刺与批判。

真正科学的哲学不是“吓人的哲学”，真正坚持科学态度和真正懂得哲学的哲学家，也应当是谦逊和蔼，平等待人，使

人们愿意接近的“含笑的哲学家”。

“问渠那得清如许，谓有源头活水来。”“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哲学之树”也应当是“常青”的。坚持科学态度的哲学家，扎根群众，扎根于生活，他的著作也应当内容清新，形式活泼，文笔轻松，质朴自然，在文风上也称得上“含笑的哲学”。

当然，“含笑”绝不能流于滑稽。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准确性无疑是第一位的。首要的问题还不在于“含笑”不“含笑”，而在于观点的正确不正确、科学不科学。我们提倡哲学应该是科学的而又是“含笑”的。

那么，“含笑”是不是卑怯、下贱、妄自菲薄的意思，对轻视和嘲弄它的人们卑躬屈节、奴颜卑膝呢？或者是不是因为现在人们对哲学烦而生厌了，因此便对人们“含笑”起来，递送秋波，以求得人们的欢心和青睐呢？

这样理解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真正科学的哲学，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它不作神学的婢女，也不会向任何轻视和嘲弄它的人奴颜卑膝。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科学的哲学反映的就是这种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不是含笑向人们唱赞歌，而是实实在在地道出“火辣辣的真理，”甚至是“残酷的真理”。它劝告人们不要无视、蔑视和违背这些真理，但却丝毫不怕他们违背这些真理。着什么忙呢？它将仍然“含笑”看着你怎样违背它所反映的客观规律，搬起石头，砸到自己的脚上。到那个时候，你便会比较清醒一点，认识自己的愚昧，加深对这个哲学的了解，并开始对恩格斯在批判那种轻视理论思维、轻视哲学的错误倾向时，写下的这一名句，有所领悟：“蔑视辩证法